

天下第一楼

何冀平剧本选

何冀平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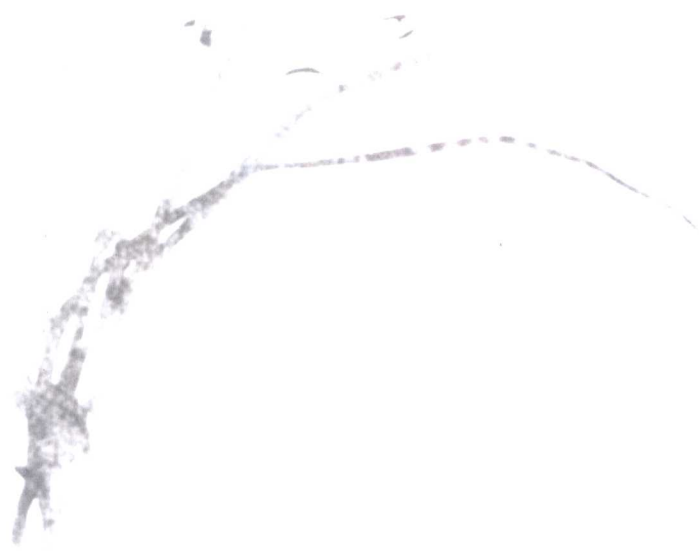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

天下第一楼

何冀平剧作选
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何冀平 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天下第一楼：何冀平剧本选/何冀平著. —北京：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，
2004

ISBN 7-5302-0721-0

I. 天… II. 何… III. 话剧-剧本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3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002967 号

天下第一楼

何冀平剧本选

TIANXIA DI YI LOU

何冀平 著

*
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)

邮政编码：100011

网 址：www.bph.com.cn

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总发行
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北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

*

787×1092 16 开本 28.75 印张 413 千字

2004 年 3 月第 1 版 200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5 000

ISBN 7-5302-0721-0

I·704 定价：34.00 元

序 言

吴祖光

冀平是我看着长大的。大人们聚会，常看见她。小时候，她和我儿子吴欢差不多大，可比吴欢高半个头，戴着少先队“中队长”的臂章。吴欢不爱学习，见到她就逃跑，怕她又来查作业。她天生灵秀，冰雪聪明，完全是个小美人，尤其难得爱写文章。十二岁考中学的一篇作文，得了满分，进了北京最好的学府师大女附中。按说，应该是我的儿媳妇，没留神被程思远先生的公子给娶走了。都怪吴欢太胡闹，错失机遇。

她“文革”后考入戏剧学院文学系。毕业时，北京人艺点名把她要了去。人艺的确有眼光，她第一部戏《好运大厦》，首都剧场门口，买票的排起长队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歌星演唱会，差点挤塌了售票亭子。第二出则是名满天下的《天下第一楼》，轰动北京城。萧乾说是一部色、香、味俱全的风俗画；黄宗江说，清词丽句可以比美契诃夫；曹禺连看了五遍。一时间，几乎北京的名流皆有文章。此剧成为北京人艺的中兴之作，演遍中国和东南亚，至今演出四百五十多场。不久前，人艺五十周年大庆，《天下第一楼》与《茶馆》《雷雨》等，同列为五部精选剧作。“惟有牡丹真国色，花开时节动京城”。说冀平是当今戏剧界第一才女，应是不为过也。

正是如日中天的时候，她移居香港，闻者无不为之惋惜。到港后，即投身电影电视，第一部电影《新龙门客栈》一炮而红，从此打进香港商业圈，与香港知名大导演徐克等人合作，陆续写了五部电影，近十部电视连续剧，《黄飞鸿》《新白娘子传奇》《楚留香》《风生水起》等都出自她笔下。

在电影电视圈转战八年，冀平重归舞台。首部剧作《德龄与慈禧》，创下百分之一百强的票房，演出时后排还设一排站座。四年中她连写五部话剧，每演必满。最近一部《还魂香》是以老残游记改写，穿透原著，直指人生。在香港最大的剧场文化中心连满数场，这在香港也不多见。以老舍先生短篇改编的喜闹剧《开市大吉》，被老舍先生的少爷舒乙赞予五个成功；香港现实生活剧《明月何曾是两乡》，写尽新移民心态；《烟雨红船》是三千万的明星大制作，连满三个月……她写的戏或电影全部拍摄演出，部部都卖个满堂红，真不知她掌握了什么诀窍？她创出了何冀平品牌。她的戏贴出就满，香港人看见“何冀平”三个字已经去买票了，一跃成为香港金牌编剧。《天下第一楼》更被收进香港中学教科书。十来年的功夫，一个离开了自己乡土的作家，在异地，一个连语言都不通的地方，重新崛起。她付出了多少，可想而知。她初去香港时，我问过她，现在怎么写作？她说，像耍杂技，手里托着三个球儿，哪个也不能掉下来……

她不张狂，看似娟娟淑女，笔下气象万千。她的作品不似女性，尤其语言，老辣幽默，深刻隽永。正所谓“娥眉不让须眉”。

眼看着当年小女孩有如此成就，心里当然欣慰。更由于冀平的路线，非常像我的过去，心中不禁感慨良多。

我当年就是在国内写戏，后来去了香港，一九四九年周总理请我再回国内。如果以成就论，冀平的今天已超过了当年的我。若说还差点什么，那么她差了当年我戴过的一顶“右派”帽子。作为她的长辈和同行，重暮之年，能为这么好的女孩写序，我要谢谢冀平给了我这个机会。谢谢她为中国戏剧做了这么多。我已经八十六岁，凤霞过世以后两次中风，这篇序是我最后封笔的文章，恰好是写给冀平。序与续同音，“这次第怎一个续字了得”。

目录

序言 吴祖光

- 1 天下第一楼
- 72 《天下第一楼》写作札记
- 77 德龄与慈禧
- 165 他们都是活生生的人
- 169 开市大吉
- 228 给何冀平女士的一封信/舒乙
- 231 烟雨红船
- 304 纸上春秋 笔下红船
- 307 明月何曾是两乡
- 379 酸酸甜甜香港地
- 381 还魂香
- 442 借得一炷“还魂香”，黑白曲直任分说
- 445 后记：我怎么会写起戏来
- 450 何冀平话剧创作演出一览

天下第一楼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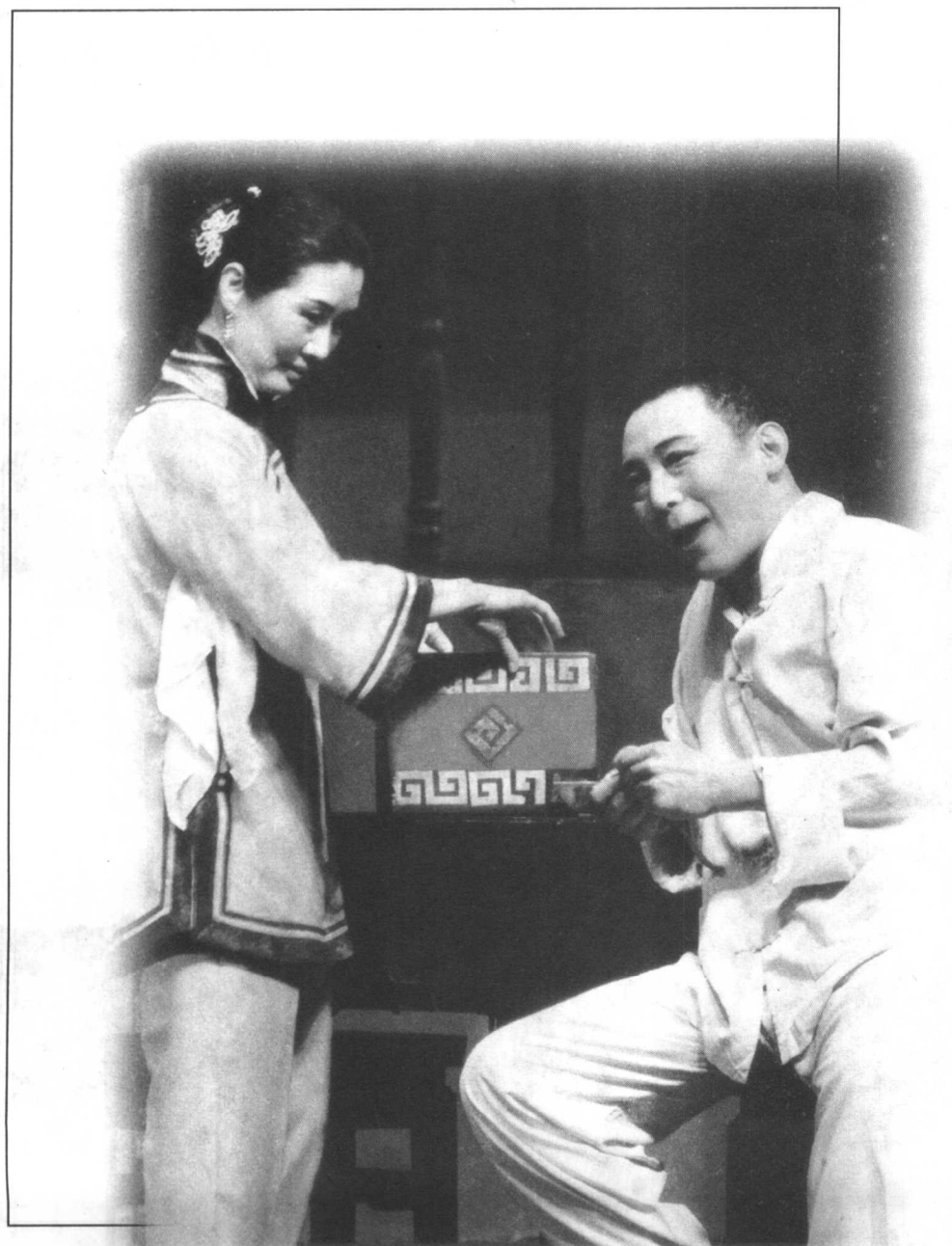
天下第一楼



天下第一楼



天下第一楼



人 物 表

- 卢孟实 福聚德掌柜的。
- 唐德源 福聚德老掌柜的，也是东家。
- 唐茂昌 唐德源的大儿子。
- 唐茂盛 唐德源的二儿子。
- 常 贵 福聚德的堂头。
- 罗大头 福聚德的烤炉师傅。
- 王子西 福聚德的二掌柜。
- 玉雏儿 卢孟实的相好，胭脂巷的妓女。
- 李小辫 福聚德的灶头。
- 修鼎新 福聚德的“瞭高儿”兼账房，前为克五的“傍爷”。
- 克 五 某王爷的后代，食客。
- 成 顺 福聚德的徒弟。
- 福 顺 福聚德的徒弟。
- 福 子 唐茂昌的“跟包的”。
- 警察、官里包哈局的执事、中人钱师爷、总统府的侍卫副官、瑞蚨祥的四爷、胭脂巷的女人、送花的伙计、食客等。

第一幕

时间 一九一七年 夏。

地点 前门外肉市“福聚德”。

正阳门（又称前门）外，堪称“天子脚下”，人口稠密，市井繁华，京师百业之精华尽在于此。店铺、茶楼、戏院、摊位鳞次栉比。白天人群熙来攘往，入夜灯火辉煌，历经五百年繁盛不衰。

就在正阳门外，俗称前门大街的东边，有一条小胡同，叫肉市。清晨，天刚亮，这里摆满卖生猪的摊子，随着天渐渐亮起来，到这里来买肉的人也越来越多，到快晌午的时候，猪肉摊都撤了，换了酒肆茶楼开始做生意。内城里的旗人起了身，提笼架鸟，带着仆从，来这一带喝茶闲聊听评书，一坐就是一天。转眼又到了傍晚“饭口”的时候，肉市又换了另一番情景。原来，肉市两边一家挨一家开着饭馆子，每家馆子都有独特风味，北方的涮羊肉，洋澄湖的大螃蟹，山东的葱烧海参，河南的红烧鲤鱼，京味的炒肝、爆肚、吊炉烧饼、白水羊头……最有代表性的，要数名噪京城的烧鸭子（直到解放后才叫烤鸭）老字号“福聚德”。

道光十七年，一个操着山东荣成口音的唐姓后生，就在正阳桥头，御用辇路的石板道旁，用两块石头支一条案板，摆了一个卖生鸡鸭的小摊儿。他为人和气，买卖公平，生意慢慢做起来，直至用一枚一枚辛苦钱在肉市买下一间小铺面房，立下了百年基业。

如今，福聚德老唐家的家业已经传到第三代。门脸儿正中门楣上并排挂着三块匾，“福聚德”居中，“鸡鸭店”在右，“老炉铺”在左。这时的福聚德身兼三职：烧鸭子、生鸡鸭、“苏盒子”（当年人们吃春饼的各种熟肉，切好摆放在特制的木盒里，故而得名）。前厅左边摆着两只大木盆，是烫鸭毛用的，赶上旺季，大木盆里边热腾腾地装满开水，旁边坐满了人，一个个手脚麻利地拔着鸭毛。沿墙根，一排木架子上挂着开好的生鸭坯子，那鸭

子都吹好了气，一只只肥嫩白生，抹上了糖色，十分好看。前厅右边是福聚德的百年烤炉，红砖落地，炉火常燃。炉口有一副对联：金炉不断千年火，银钩常吊百味鲜。横批：一炉之主。这是福聚德最富神秘色彩的一隅，当年这座炉和烧鸭子的技术是店里的最高机密，坐在曲尺形柜台后面的账房和二掌柜，除去支应柜上的事，就是牢牢地盯着烤炉，不许任何人靠近。

走进二道门是一个敞堂，两边分别是库房、柜房和开生间，后来又加了两间“雅座儿”。敞堂正中是一面描金富贵花的影壁，前面有个养活鱼的大鱼盆，后边有门通向“热炒”的厨房。（第一幕时除了影壁，其他的还都没有）

幕启时，正当饭口。肉市口里热闹非凡，各家饭庄子的厨灶正在煎炒烹炸；跑堂儿的招呼着客人；食客们磕杯碰盏。这几天，酒肆、饭庄的生意特别好。清朝的最末一个皇帝，在“子民”们“帝制非为不可，百姓思要旧主”的呼声下，由张勋保驾，又坐了“大宝”。紫禁城内外的遗老、遗少们顿时兴奋起来，翻腾出箱底的朝衣，续上真真假假的辫子，满大街跑的都是“祖宗”。按照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，表示心情愉快的惟一形式就是“吃”，所以，肉市口里回光返照般地闹腾起来。

二掌柜王子西站在福聚德大门口，朝对过儿元兴楼饼铺，用手比划着。（此时，福聚德还没有面案，饼和烧饼都是外买）

王子西（比划着）荷叶饼，二百张！来人，去西边取十个烧饼，要热乎的。

〔小徒弟福顺应声从王子西手里接过两个竹牌子，一路小跑下。

〔一个身穿号衣的警察边喊边上，手里拿着一卷皱巴巴的旗子。

警察挂龙旗！挂龙旗！二掌柜的，你们怎么还不挂？

王子西嘻，昨儿找了一宿，今天说去估衣铺定一面，又抽不出人来。

警察得了，我卖你一挂吧。（抽出一面）留神！马粪纸糊的。（端详着王）您这辫子怎么瞅着那么假？（用手去揪）

王子西（叫起来）哎！得，您行好吧，这包炉肉丸子您拿回去熬白菜。

〔警察接过钱和肉，又叫喊着走了。

王子西（试着劲揪了揪脑后的辫子）本来就是马尾巴续的。

〔克五和修鼎新从雅座里出来。这克五是个公子哥儿，家里头大师傅的饭吃腻了，整天在外边泡馆子，是京城里有名的食客。他身后的修鼎新是个“傍爷”，是专门陪主子“吃”的高级奴仆。他会吃、懂吃、能挑眼，各饭庄都知道，要侍奉好老爷、小爷，关键是这些当“傍爷”的。两人穿着清时的袍褂，梳着大辫，和周围气氛格格不入，像是刚从棺材里跑出来的。〕

〔常贵在前面殷勤地引着路，王子西在下边迎着。〕

克 五 （吃得高兴，满面红光）常巴儿，刚才我上台阶的时候，你怎么说来着？

常 贵 （马上想起来）我说您是步步登高。

克 五 嗯，皇上刚坐龙庭就赐我们老爷子顶戴花翎、绿呢大轿。

常 贵 给您贺喜，老太爷保驾有功还得高升！

克 五 那我现在下台阶呢？

常 贵 （全凭脑子快）您这叫后辈老比前辈高，五爷您赶明儿得超过老爷子！

克 五 （大笑）行，常巴儿，你这张嘴，能把烤熟的鸭子说活了。

常 贵 就怕没伺候好五爷。修二爷，您吃着还顺口吗？

克 五 比焖炉的香，修二爷你说呢？

修鼎新 （矜持地）还不错。

王子西 二位爷抬举。

克 五 （撒给常贵一把钱）拿去分分。

常 贵 （快步走到柜台前，把钱“哗啦”一声倒在装小费的长竹筒子里）
五爷赏下了，咱们喊一声——

〔幕后众声：“谢克五爷！”〕

克 五 得了，得了。（瞅见挂起的龙旗）皇上重登大宝，你们知道啦？

常 贵 知道，知道！您瞅这街面上够多热闹。

克 五 （俨然是个朝廷命官一般）头一天，皇上一口气就下了九道上谕，叫黎元洪退位，他竟敢拒不受命。我们老爷参本，请皇上赐黎元洪自尽。

常 贵 对，叫他自己个儿上吊。

克 五 可皇上心慈，说刚登基就杀人不好，可是念我们老爷一片忠心，

钦赐紫蟒、花翎。

修鼎新 明天，克老爷要在府上叩谢天恩，用二十只鸭子，一只烤小猪。

王子西 是，是，一定准时送到！盼二位爷常来光顾，给小店门面增光。

克 五 （一摆手）修二爷，车来了吗？

修鼎新 候了多时了。

克 五 咱们下站是哪儿啊？

修鼎新 “新盛长”明儿一早开张，今儿晚上请您去吃头碗“鳎面”。

克 五 （不耐烦地）又是面条子，腻歪死了。

修鼎新 这“鳎面”是梁武帝的长公子昭明太子从扬州学来的点心。用鲜活大鳎鱼一条，蒸烂去骨和入面中，清鸡汤轻轻揉好，擀成纸一样薄的面片，用小刀划成韭菜叶宽窄的细条，清水煮到八分熟，加鸡汁、火腿汁、蘑菇汁，烧一个滚，宽汤，重青，重浇，带过桥，吃到嘴里，汤是清的，面是滑的。

克 五 （听得动了心）让你这么一说，咱们就去给他个面子。（忽然打了个饱嗝儿）我也不能刚吃完了又吃啊！

修鼎新 华清池新添蒸馏水沐浴，一律西洋设备，水龙头都是金的，他们经理请您好几回了。咱们先去华清池洗个澡，您歇歇乏，消消食，然后去“新盛长”吃宵夜，您看怎么样？

克 五 你提调吧。

常 贵 二位爷慢走。

克 五 （回过头）常巴儿，下回来我还得考你一样新鲜的，看你小子长进不长进！

常 贵 常贵一定不辜负五爷的抬举。

〔克、修二人下。〕

王子西 瞅模样，克五挺高兴，没挑出什么毛病来吧？

常 贵 （只是摇头，口干得说不出话来）

〔小徒弟成顺机灵地把一碗晾得正可口的茶递过去。〕

常 贵 （一饮而尽）他说咱们挂炉烧出的鸭子比焖炉的强。

王子西 谢天谢地！

成 顺 我一看克五那张脸就害怕，听说，有一回他带修二爷去正阳楼吃螃蟹，吃出蒸螃蟹没垫紫苏叶子，一脚就把桌子给掀了，吓得正

阳楼两天没敢开门。

常 贵 都知道克五会吃，其实会吃的是跟在他后边的那位修二爷。原先他傍克老太爷，而今又傍克五爷，是个专门会吃的主儿。有一回，克老爷子去便宜坊吃鸭子，嫌擦嘴的手巾把儿硬，这位修二爷脑子快，想起来发面饼了，从那儿以后，咱们烧鸭子饭庄都得预备六瓣荷叶饼供主顾们擦嘴用。

王子西 他是旗人？

常 贵 浙江金华人，专门出火腿的地方。他说金华火腿所以好吃，是因为每做一批火腿的时候，中间一定要夹杂一只狗腿。

王子西 听着都邪行！

常 贵 他说，做什么菜都有这个道理，这叫狗腿——

〔幕后一个浓重的山东口音叫喊起来：“成顺，得了！”

成 顺 （吓得拔腿就往烤炉跑）

常 贵 我听这声不对劲。

王子西 兜儿里没银子，烟瘾又犯了，按着点，千万别让那位听了去。
（朝挂着门帘的柜房努努嘴）

〔成顺托着一只枣红色油亮的大烤鸭上，常贵接过来小心地放在一只干净的铁筒子里。

王子西 骡马市东口“大门刘”，今天常师傅不去了。

成 顺 （兴奋地）让我片？

常 贵 （点头）

王子西 你留神，片片带皮，一共一百零三片——

成 顺 （接）丁香叶大小，要是片出骨头来，马上打发我回家！（欲下）

常 贵 带两张荷叶饼，万一人家“四圈”没摸完，就得饿你个前心贴后心。

成 顺 唉！

王子西 打对过儿“全赢德”门口走，把车铃铛摇响着点。

成 顺 唉！（跑下）

〔烤炉师傅——山东大汉罗大头上。他膀大腰圆，剃着光头，一手拿着檀木烤杆儿，一手提溜着一只鸭子。

罗大头 （把鸭子一扔）我不干了！

王子西 又来了不是？烤鸭、烤鸭，就瞅你这烤炉的，你不干，我们都得散伙。

罗大头 我罗大头自打跟师傅学徒起，没呆过这么窝火的饭庄子！二掌柜，今儿什么日子？

王子西 五月十五。

罗大头 算大账的日子！从一早起，两位掌柜的没露过面，一个上武术馆，一个泡戏园子，他们福聚德不想干了，我大罗不能跟着一块糟践手艺！

常 贵 咱们冲老掌柜。

罗大头 我对得起他们。庚子年八国联军烧了前门脸儿，要不是我从大火里抢出这块匾，没有今天的“福聚德”！混到而今，我大罗这兜儿里连个叮当带响的都没有了。我把话说下，今天少分我半成，我拔腿就走！

王子西 我的大爷，小声点嚷。

罗大头 （越嚷越大声）我还是别处不去，专奔对过儿全赢德烧鸭铺。

常 贵 大罗！老掌柜的病着，你是成心要他的命？

罗大头 常头，这不是做买卖的样儿！

〔门帘一挑，钱师爷上。〕

钱师爷 罗师傅说得有理，对面正缺二位这样的，要想“跳门坎儿”，我给递信。

罗大头 你是要账来的吧？干什么来的，你说什么，我们哥儿们的事搀和不着你！

钱师爷 你硬气！都是街面上混的人，谁还用不着谁？

罗大头 我就用不着你！你小子吃钱使人、拉皮条、当中人，不是老爷儿们干的事！

王子西 钱师爷，我们大罗这几天心里有火，不是冲您。炉肉要“放汗”了，罗师傅，你去瞅着点。

（推罗下）

钱师爷 不知好歹！

常 贵 （捧茶）您喝口热的。

钱师爷 （脸一拉）不用。（拿起柜台上的算盘）“同鼎和”的白面是一百